

壓根也沒想過凌夜會這麼不禁折騰，雖然淋了雨，又在泳池內作壓力測試測了一晚，說起來也算是自己太過火。用運動飲料調了杯水，端上樓。「司徒先生，少爺正在休息，需要我送進去嗎？」正好開門出來的女僕迎上，卻被揮手斥退了。「今晚就這樣吧，若情況嚴重再讓你請醫生。」閃過女僕推了門走進房內，看著額頭上敷著冰枕的人，皺起眉。將水放在床頭，手滑過人的頸後撐起。「坐起來把水喝了。」壓根也沒想過凌夜會這麼不禁折騰，雖然淋了雨，又在泳池內作壓力測試測了一晚，說起來也算是自己太過火。

司徒堯要求自己坐起身來喝水，但是因為發燒腦使袋昏沉沉的，坐不穩、身子搖搖晃晃地往人的懷裡倒去。人一手撐著自己、一手餵自己喝水，「咕嚕咕嚕……」溫熱的水滑過喉間，滋潤了乾燥的喉嚨，些許來不及吞咽的水從嘴角流下。剛剛一直冒著冷汗，睡衣被汗水浸溼、服貼在身上讓自己有些難受。「...能幫我拿套...睡衣嗎？身上這套有些濕濕的.....不太舒服。」像這樣請人幫忙，自己都有些戰戰兢兢。

放下杯用冰枕的毛巾替人擦過額頭的汗水，撩起凌夜的睡衣將身體拭了一遍，才把女僕準備在一旁的浴衣拿近，解開凌夜的衣釦，幫忙套上浴衣。

人因為發燒而發冷顫抖著，看起來很不舒服，連肌膚都透著不正常的玫瑰色。靠著床緣坐下，將人攬入懷把凌夜麻煩的長褲脫去，小心的紮好浴衣讓人重新枕上冰枕。「還會冷嗎？」

床上放著暖水袋對自己來說整個被窩過熱，但是對人卻不見得如此。調暗了燈光，一面問著。

「嗯.....」弱弱的回應人的話。寶石藍的眸緊閉著，眉頭微皺。整個人感覺就是非常的難受，額頭因為發燒而發燙著、但體內卻發冷著，明明床上有暖水袋還是讓自己冷得發抖。

被司徒堯擁在懷裡，人的體溫傳遞過來讓自己覺得稍微暖活了些，不自覺得往人懷裡鑽、用臉蹭了蹭，像是在撒嬌似的。自己完全不懂司徒堯，人的性格有些兩極化、令人難以捉摸。壞到可以找人強姦自己、好的可以像現在一樣生病在身旁照顧.....

意外孩子會往自己懷裡鑽，困惑的輕撫著汗濕的墨髮。「還冷？」

搓揉著人的腰際，將人抱起，讓人能伏臥在胸前。要增加體溫不是難事，尤其是這樣脆弱無力反抗的時候，但是凌夜的體溫必須先回復些許。

安撫的吻著臉龐額角，手遊過略帶熱度的大腿。「再忍一下，等燒退了就會比較舒服的。」

唇疊上人的，毫不擔心的吸吮，探舌勾纏上人的攪弄。

「嗯...不唔唔...」沒有料到人會在這種情況下吻自己，當意識到時想推開人卻反被用大掌壓制住後腦加深了這個吻。直到腦袋感覺都快缺氧了才被放過，無力地趴在人胸口上喘息著，寶石藍的眼矇上一層水霧、臉比剛才還要紅、還要滾燙，似乎更燒了。

「你...變態.....」司徒堯在自己生病全身無力時，還想亂來.....忍不住罵道。身上的浴衣在自己剛才試著反抗時，滑落至肩下、露出了古銅色的肌膚。想從人身上下來而挪動著身軀，剛才的吻害自己有了點感覺。

由著人從懷中翻落，順勢壓上身。「這是第四十三次你給我一樣的評語了。」

略為粗魯的解開方才繫好的衣帶，扣住人掙扎的雙腕，吻上胸膛。知道凌夜並沒有太多反抗的力氣，也不是真的想和人做，反而輕柔的挑逗敏感的紅果，用指尖撥弄，探舌勾纏用牙輕輕啃咬。

「乖乖的.....」掌心滑落在人新長的恥毛，下探到微微有反應的玉莖握著套弄起來。指尖摳弄領口，凌夜難受卻又舒服的啜泣聽在耳裡，輕嘆了口氣，唇吻落額上。「一下子就好，不會進去的。」

司徒堯的語氣難得的溫柔，卻緩和了自己那顆不安的心。

身體因為被人調教過，變得比較敏感，「啊嗯.....」啜泣變成了呻吟，原本發冷的身子被人這樣一弄倒是暖了起來。或許是因為生病的關係，人才幫自己套弄幾下就出來了，但被人燃起的情慾卻沒這麼簡單就消退。

「唔.....」難得人這次真的只是想幫自己弄暖身體，但是體內的燥熱感讓自己不安分地扭動起身子，「不夠...還想要.....鳴...父親...摸摸我.....」

索討的凌夜讓自己有些煩躁，沾染著手裡的精液，只簡單的替人擴張，深入體內。滾燙的肉壁很明顯的就是人還沒退燒的證據，望著備在一旁的冰塊，有些不甘願。

起身在櫃子裡拿出較柔軟的矽膠按摩棒泡在冰塊中，潤滑液淋下推入人焦躁的後穴，不顧人細微的抗拒，撿了幾顆冰塊讓人吞入。「今天不行。等等會用按摩棒，忍耐點。」

冰很快的被體溫化成水流出染濕了床單，在人體內又放入幾顆，連著按摩棒一起推入深處，開起開關壓緊。

「啊啊.....別.....」泡過冰塊的按摩棒，冰涼的感覺令身體顫了顫，第二次被人塞入的幾顆冰塊也在體內深處化成了水，但水被人推入深處的按摩棒給阻止了流逝。「鳴.....好冰...不要.....」

深處的點被人用按摩棒擠壓著，陣陣舒麻的感覺讓自己吐出了軟媚的呻吟，讓剛射完軟掉的分身又再次挺立。人開始用按摩棒在自己體內抽撤著，剛冰塊化的水也一點點的流了出來。「鳴.....父...親.....堯...」喚著人曾要求自己喊的名，可憐兮兮的哀求著，「夜...不要...這個.....」

凌夜臉上的潮紅退去許多，燒似乎再退。重複了幾次冰塊的遊戲，直到人因為體力耗盡而變得虛軟，才快速的抽動按摩棒讓身下的人高潮宣洩。

凌夜的燒退了，摸著額頭，確定後才讓被人緊咬的玩具拔出。擦拭光裸的身軀。伏身碎吻著胸膛腹部和慾望，含住了疲軟的肉莖將殘液吸出吞嚥下，這才起身拉上棉被。「睡吧，晚一點讓人送稀飯上來。你想要等病好了再給你也不遲。」

用冷水洗了手，收拾東西後捧著盆離開房間，從頭到尾劍眉緊鎖。

兩次高潮後，被人挑起的情慾才消退。

燒退了就沒那麼難受，有些疲累想睡，只感覺人替自己蓋好被子後還說了些什麼才離開，迷迷糊糊的隨便應了聲後就睡著了。

不知過了多久才醒來，燒雖然退了但全身依舊無力。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發呆，依稀記得睡前似乎是司徒堯在照顧自己.....但是後來自己是怎樣睡著就有點記不清了。

此時司徒堯端著放有稀飯、餐具跟感冒藥的托盤進來，或許是因為感冒的關係，竟然腦袋放空到有人進來都沒發現，直到人出聲叫了自己。

「起來吃點東西，已經下午了。」將餐盤放在床頭櫃上，將水杯遞給人，同樣的飲料得先讓人喝下。「會餓嗎？腸胃有不舒服？」

盯著凌夜補充水分，在資料板上寫著記錄。「如果腸胃可以，等等你就把雞湯粥吃了，再睡一會兒。狀況好轉就不用看醫生，藥我也不用浪費。」

凌夜的氣色看起來比早上發燒時好很多，稍微放心些，也讓女僕去忙別的事。

「這禮拜的實驗進度也結束了，你可以休息幾天。」

「.....只會顧著實驗，我看哪天自己會死在你的實驗下。」看著人低頭寫著資料板，嘴上不停掛著實驗兩字，聽了就讓自己很不爽。這次感冒還不都多虧人的實驗。

喝完水後把杯子放回托盤上，背對著人躺下，「稀飯我等下會吃，沒事的話就去整理你的實驗資料吧。」

說完拿被子將自己整個人蓋起，每次被人強迫當實驗白老鼠就算了，就連感冒時也都是這副模樣，看了就礙眼。如果是煌日，肯定會擔心著並在身旁照顧自己.....這時好想要人陪在身邊啊。

放心吧，你吃下去的東西有不少都是經過我的手。我做菜的技巧和做藥差不多。」冷冷的說著，收起紀錄板。「如果你不希望我幫你注射或是下藥的話最好坐起來吃東西，別浪費我的時間。」

揭開被子，逼著人翻過身瞪著自己，凌夜還在賭氣，有點不高興的伸手捏緊了人疲軟的慾望。「有精神了？有精神就動快點，像個男人。還是你比較喜歡在我下面當個女人？像早上那樣哼哼唧唧的扭著腰求我上你？吃完我還得幫你檢查。」

「唔痛.....放手！」人捏痛自己，要求對方放手人卻更故意使力捏了下才鬆手。司徒堯環抱著手，與自己相同的寶石藍直盯著，非要讓自己起來吃東西不可。不甘願的拿過床頭櫃上的碗，用著最快的速度吃著，十分鐘就吃完了。

「我、吃、完、了。」把吃乾淨的碗放回托盤上，立刻又躺回床上、蓋上被子。「你滿意了吧？沒事的話房門口在那，慢走、不送！」頭又縮進被子裡，把司徒堯晾在一邊完全不想再搭理人。

「.....希望你舌頭沒燙傷也沒噎著。」挑眉，毫不理會床上的人抗議，從抽屜裡拿出耳溫槍替凌夜量了體溫，寫下記錄，摸出口袋的聽診器確認著呼吸聲。「嗯.....沒有太大的問題。」

「凌夜，」拿下聽診器，對人的不悅不太理解。「你要怎麼不爽我是你的事，但別忘了你吃我用我。我最基礎的責任只有避免你傷殘死亡，你最好想清楚該用什麼口氣。」

手撫過臀瓣，讓指尖推入人體內抽撤。「尤其是你有反應的時候。」

「唔、等.....！」感覺到後庭被異物侵入，身體一顫。「你做檢查就做檢查，幹什麼啊！」翻過身，抬腳想踹開人卻被他一手制住，雙腳被強迫張開、私處全暴露在人的眼前。

「我也不想吃你的住你的.....大不了把我丟回本家或是讓我自己自生自滅不就好了。養一個不討喜的兒子有趣嗎？」

司徒堯沒立刻回應自己的話，只是食指再次進入體內輾轉、揉壓肉壁。「嗯.....抽、抽出去。」

不趕快制止人，等等情慾又被挑起的話，自己就又一發不可收拾、控制不住了.....

「行，我收手。」在人臉上泛起顏色後才順著人的話抽出指尖，毫不理會凌夜已經勃起的慾望。「.....認真說起來，我並不討厭你。」

抽了張紙巾拭去手上的腸液，睜起眼。「而是，喜歡到無法自拔。不管是哪一方面，你對我而言都是完美的存在。也許做為一個父親我永遠也不合格，因為我從來就不想要孩子，又或許，你的身分從來就不是我兒子。」

「你想離開就離開吧。但是不要忘記得赤身裸體的離開，什麼都不能帶走。除了你自己之外的東西都是我的。」

「你.....！」司徒堯開出的條件自己現在根本做不到，身子因氣憤而微微顫抖著。「每次、每次都這樣.....順從你也不對、反抗你也不對.....你為什麼不乾脆點、直接說要我做什麼啊！這樣折磨我好玩嗎？」感覺很委屈，寶石藍的眼佈滿水霧，人的模樣模糊起來。

感冒時心情有點難以控制，在眼淚要滑出眼眶那刻又背對著人、抓起被子把自己包裹住。一點也不相信人會喜歡自己，明明大多露出的是厭煩的表情，還強迫自己做一些討厭的事情.....

「是的，欺負你很好玩。」歛起眼，直接的回答問題。「因為不是玩偶才有價值。」

對於凌夜的憤怒無法理解，也許是做研究到最後，自己已經遺忘很多情感上的東西，這也是再也無法和實紗子在一起的原因。「如果你不想相信的話，那就用你的想法吧.....我討厭你。我確實討厭你，討厭多出一個人佔有我的空間，討厭沒神經的笑容，討厭乖巧的模樣，討厭你的存在無法逃避，紮紮實實的被影響。」

輕輕一嘆，沒有帶走任何東西，無聲無息的離開了房間。